

真文丛录卷三十三至三十六

滇文叢錄卷三十三

雲南叢書集部之八十八

序跋類十三

觸懷吟自序

錢允濟

水風渙而爲波石雲沛而爲雨觸也人生冲氣中亦觸也境觸懷懷觸吟境偶然懷
寤然吟適然也古今同此觸哉奚獨予予髫家故貧親老兄勞因廢學蹙蹙走四方
觸亦屢矣耳觸於聲目觸於色觸于古則感觸於今則思觸而懷懷而吟迄今三十
有餘年矣境無不化也情無不遷也吟何必存何必不存也存而名之名曰觸懷吾
觸我云爾吾懷我云爾何敢問世聊示子孫觸吾之旅因懷愛日觸吾之貧因懷立
身觀物暗學感贈嚴交觸類而長之則是吟也小勺中泡乎小雨中影乎此懷無盡
而觸亦無涯也噫

二餘堂藤花詩序

萬本齡

嘉慶丙寅與錢芷翁同客師荔屏先生署長夏無事先生以近作藤花詩見示因與
翁論先生詩余曰先生之詩其細而巧者如刻楮如鏤塵其不落聲聞俱空色相者
如棘端之猴如阿脩羅戰於藕絲中其不必錦繡金玉而自然綺麗者如李後主之

美人見燈燭至則閉目却步每夕必懸夜光之珠而後凝妝也其堂皇正大者如長樂宮之鐘鐘鐘鼓其坦易條其縣邇搖曳如意者如燕市健兒之車車吳中蕩女之車舟此藤花三詩則車車車舟也然而亦鏤塵矣至其沈雄闢大也則如登太華如觀滄海其深心懷古也如太白之登吹臺其多情憐才也如步兵之涕鄰女其落手敏妙也如班孟之嚼墨一噴滿紙文章夫草木俄茁茁俄停停俄蕭蕭乃一搖筆而四時之氣皆備焉先生不已移我情乎言未已客有笑於傍者曰子賢於古人矣昔吳質有云漢武之世文章爲盛東方枚叔尙不能持論子眞賢于古人遠矣余應之曰子見莊子乎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子曾見莊子乎翁屬爲近詩作序因述所見如此倘復有以余言爲否否者請問之芷汀錢先生

謝石瞿先生詩序

萬本齡

孟東野以詩鳴昌黎所謂將以鳴國家之盛與自鳴其不平與又曰子雲沒近千載竟未見有揚子雲可歎也士之生斯世也作爲文章欲遇知己於千載之後固其志也然不可必也則將雍容揄揚當吾身以鳴國家之盛與抑思愁其心腸而自鳴其不幸與其意必有在矣謝石瞿先生論年則吾弟行少之時初學詩即出語秀整老

於研北者或有未能也稍長所入益深詩名譟甚近年衣食於奔走頗致力於長律
長律試帖也以非其心之所好故隨作隨棄之無存稿今夏其及門高足有自天津
來者收得舊作百餘篇欲刻之同人相賞者復爲之備紙墨梨棗然非石瞿所願也
持以示予予意以爲聊與夫欲鳴國家之盛者一快讀之而已矣趣刻之若乃作爲
文章必千載後而遇揚子雲則吾安得而知之又安得而見之也吾亦因夫昌黎之
歎而有歎焉耳

王氏宗譜序

萬重寶

乾嘉之際余僑居晉寧聞金砂王氏多異才每於士夫家見恭菴先生筆跡私心愛
敬曰此塵埃外物也何酷似吾家進士元谷祖耶訊之則其人風清神澈高介絕俗
與哲兄嚴菴皆國初孝廉士林重之稱雙瓊焉亦如吾元谷祖之在古坪兄弟競爽
也旣而曰有恭菴父明經雲懷公者性嗜學髦而猶勤凡郡中名勝多所題書旣又
曰有雲懷父中順大夫位我公者早年掇巍科歷仕河南貴竹清慎恭敏著績循良
斯二世一則如吾元谷之父秀伍公博學清德而以歲薦也一則如吾元谷之伯祖
體潯公以黃榜而別歷武庫職方俱樹功業也藏丙辰吾館省垣有王生名坦者美

秀而文數以帖括來質因識其爲恭庵從曾孫而佑勤孝廉者其世父也漢瞻孝廉者其從兄也未幾而坦入庠矣嗣是以來見其苦志勵行品日以立書香繼世科名將繫斯人焉且移家來省授徒以給母養積善之家其後人榮昌正未有艾也甲子冬坦以其所輯宗譜示余余正襟而讀之則知中順大夫者其五世祖也中順父鄉大賓汝安公者居四世汝安父恩官諱禮者居三世禮父諱寬者居二世寬父小宇公者則王氏遷滇始祖也更溯而上之小宇公自粵西柳城來者也柳城一派來自梅溪梅溪一派來自東昌東昌者宋衛齊魯之衝地平土沃於莘野得三槐堂大蘇記之即王祐之所居處也余因之有感焉天地盛氣始於西北漸於東南自晉永嘉後中原大姓其南遷者多矣豈獨王氏哉梅溪王十朋浙之溫州人也其地有梅溪故因以爲號卒諡忠文朱子嘗稱之曰光明正大磊落君子蓋其先人自三槐而籍此以特生公焉其後人又自梅溪而籍柳城以生小宇焉未幾而取靈壽溪之仙丹擲不死之仙草以遊於滇以傳晉寧諸公焉宜乎世有異才永錫難老而王氏之源遠流長而著於他氏者可徵矣顧吾於茲又有慨焉慨夫郭崇韜之祖汾陽王狄青之不冒梁公二人識量之清濁何相去逕庭哉竊聞之薦蘿施松高則高矣不免攀

援之恥蒼蠅附驥捷則捷矣不無處後之差使祖父賢而子孫不肖家聲由此而墮使子孫優而或祖父不振族望亦由此而傳人貴自立耳畔援歆羨奚益者又況清門禮義雖食粥衣縷何害其爲興華宗祜侈雖茹珍曳紫何能解於衰興衰視其倫常之乖否勢位富厚豈盡足恃者哉吾嘗汎覽王氏凡二十一望於太原瑯琊二郡爲最斯二望者系出姬姓周靈王太子晉之後秦將王翦子賁生離離生元威元居瑯琊威居太原其爲一派所分固已而齊田之後避難改王氏魏信陵君之後亦改王氏又殷王子比干後亦曰王氏擴而論之後世之遙九州之廣其紛糅錯雜者更可知矣今金砂王氏舊牒但推本於梅溪於三槐三槐固太原派也然世次不能確指亦約略其本始如此至若瑯琊若北海若東海若高平天水諸郡尤不可以考信故坦之輯是譜也一遵舊牒不敢妄有假借焉洵足以傳矣生勉乎哉人貴自立爲孝爲忠爲慈爲廉常取法於晉寧諸先人有餘師焉而自漢唐宋以來之譜牒此物此志而已矣其以是言告諸令族倘不以爲謬說乎則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商循族世之所嚮工用高曾之規矩榮乎隱隱各得其所其視家祖武之渺竟繼於後生也不遠甚矣乎謹爲序

觸懷吟跋

錢簡

吾叔不以詩傳也詩傳則平生之行誼卓卓尤不可不傳叔性穎達篤恩誼事父母先意承志家貧必竭力奉甘旨喪葬盡禮友于兄弟待子姪輩委曲周全俾克成立遇族中婚喪貧乏者必量力資助之爲簡輩倡春秋拜掃先塋必誠每述先德訓示子孫其敦本睦族有如此者抱經濟才惜小試未竟其用解組後丰裁彌峻蕭然一室常以讀書立品誨子姪輩時以筆墨吟咏自娛恥奔競持防維有必潔之素履無不近之人情殆古之所謂和而介者歟綜計吾叔生平辛苦閱歷未嘗一日享人世之樂實未嘗一日忘檢身之嚴其立身行己爲吾族視爲典型者簡將勒之家乘焉而世之稱吾叔者不以其畫即以其詩噫詩也畫也末也非吾叔所賴以傳也雖然即以詩即以畫亦豈不足傳乎哉

先祖雲蒼公語錄跋

艾濂

濂不敏束髮受書先大父親授句讀課誦之暇輒撫膺而嘆曰甚哉人不可不學而學不可不希聖也吾家祖籍臨川自始祖以醫學遊滇遂家於鄧代有隱德不求人知越四世而篤生雲蒼公潛心理學注重躬行語錄其存汝曹可考而知亦可勉而

至耳勉哉毋辜予望維時濂甫十歲敬聽臚忘然尙未知斯錄之有益於身心也比長出就外傳於誦習四子書及經傳外竊取家藏語錄讀之見其字字精實切中膏肓撫卷流連思先人如此德行而爲之裔者未克凜若箴銘是真頑不能廉懦不能立者矣用是愧勵交集銳意進修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其後兩薦賢書終成進士皆由先大父遺命所致而實則雲蒼公有以默相之也竊念雲蒼公生有異稟故能躬行實踐著爲名言惜賚志以終未獲大用於世然德建言立而功在其中死且不朽又況祭酒曾公哀其志而爲之立傳撫軍陳公表其賢而請以入祠俎豆馨香不誠炳蔚千載哉濂叨明德之後實愧達人然食舊德而景仰前徽撫遺篇而感懷手澤竊不能不聞風興起以副先大父之望也若夫繩繩翼翼不墜家聲則又俟乎後之來者

定遠縣志序

昔歐陽修續修五代史以付史監胡文定作舉要以續通鑑國朝倣朱子遺意以續綱目皆所以正其悞補其缺續成其書也修史然修志亦然修一統志省志郡志皆然修縣志亦宜然定邑漢屬越雋郡蜀漢爲鬲州唐置西濮州宋爲高氏所封地元

歸版圖設州領縣明設守禦而置縣屬楚雄我朝定鼎以來誕敷文德化及遐陬駸駸乎風氣漸開人文代啓康熙四十一年邑宰張公彥紳尋獲舊志抄本加以搜輯校訂付梓成書綱舉目張釐然畢具去今百餘年間夫豈無天時之徵驗人事之變遷官司之撫綏俗尚之移易以及嘉言懿行樹芳表於生前苦節冰心埋幽芳於地下者於此不修後將無稽絕續之機正在此時道光癸巳之秋適值培階父台以中州名進士來宰斯邑清慎寬敏百廢俱興而獨慨夫縣志缺遺毅然以續修爲己任更懇懇焉以表章潛德爲急務誠美意也盛舉也沂忝司學校責勿容辭爰集同志諸人旁搜博采互相讐校本之通志以植其綱叅之郡志以正其訛核之舊志以補其闕採之故老耆舊誦說傳聞殘碑片帙以稽其實聚古今於須臾收幅員於咫尺匪特令前乎此時乎此者一矚目而利弊較然風土備悉將俾後乎此者於以俯聽民生仰贊聖治取諸此而已足矣則今日續之祇彙爲一時之實錄而後人採之即據爲千秋之信史詎不懿哉是爲序

寄庵詩鈔序

楊淳

余于乾隆庚戌得交寧州董勿軒勿軒爲余言吾鄉有劉寄庵先生者才大而博學

醇而深少年登上第爲山東宰有循聲固公累從吏議營謫山東之民奔赴闕下願
先生先皇帝察先生廉免之余聞而心儀焉恨未見其人也辛亥冬從吳和軒處識
先生面溫柔敦厚晬然儒者之容是必有得於詩教也時先生將行匆匆別去未及
見先生著述鞅鞅者久之歲己未勿軒出先生潭西北征及大明湖詩三卷相示余
始得讀其詩蓋以陶爲宗而出入於儲孟韋柳讀既久覺此心浩然陶然然後進而
推先生之心乃真與造物者游一切不足以撓之者也嘉慶庚申爲今上即位之五
載有特旨命先生赴京既至引見後仍以前職揀發山東當是時先生之名滿天下
夫縣令親民之官朝廷所重然論其秩不過七品耳自郡守監司以上得此且難矣
況以一縣令而上邀兩朝特達之知誠千載一遇哉先生在山東數年擢府丞以
母老陳請乞養天子憫先生孝予歸主會城五華書院如潘黃門閒居故事以板輿
迎太夫人躬親色養日則與十三郡之士講求古人善世淑身明體達用之學暇則
讌集同鄉耆舊揚風托雅歌詠昇平壇坫之盛不讓中州蓋百餘年間吾滇始逢此
盛事矣歲乙亥先生續鈔詩成又若干卷余因之感焉歐陽公謂詩惟窮而後工若
富貴之人其知此者亦少矣即有知之者亦不樂爲之即樂爲之亦不暇先生固不

言富貴而儼在富貴之中乃自少至老曾不易其所好是天將以先生主持一代之風雅也豈偶然哉余鄉曲鄙人名不動公卿學不趨時好先生不以爲不肖且欲索序於余余何敢以序先生之詩顧管念司馬子長傳伯夷以爲附青雲之士始能傳於後世余之爲序亦區區赴驥之志也夫

渠堂全集跋

周師

溟於海內居坤西望崑崙熊熊魂魂星宿海之所出也其磅礴之氣散爲琳瑯瑯玕火齊黼黻往往山出基置登諸明堂喬喬皇皇天地之美具焉物既有之人亦宜然然意必有宗山長川稱文章之伯者以彪炳一世顧不少概見豈河嶽英靈獨不鍾於人哉則沈涵於制藝消磨於車馬局促於簿書顛冥於利祿以故立功名者踵相接而綴文之士闕如桓譚曰鄙儒不如都士則邊遠之難也渠堂前輩爲余甲子同年歲辛酉於京諸大老爭羅致之進奉文字多出其手及戊辰成進士入詞林名益爆丐詩文者履戶外常滿而先生伸紙濡墨各得所求而去如熊宜僚之丸隨手可弄也如工倕之旋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也如鉗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策軼騶雞而過歸雁也嘗見其丙夜作尺牘數十函函各一人人各一事事各一意運腕

筆如飛都無一語雷同而傳千里恣恣恰如面語及牘明晨興又已書楹帖數十鋪
堂室皆遍然後知先生之聰強有過穆之而梗梗慨慨天固將縱之以成一代之絕
業作南州之冠冕也耶後七年余隨先生入詞館同寓齋九衢人海車馬喧闐兩人
時復破屋一燈殘更相對都無升沉通塞之想而商略文史揚擢古今慨然以古作
者相期自維駑駘竭蹶晞驥一行作吏此事遂廢先生仙班淪謫亦一麾出守循流
平靜便應令僕而雉之不祿中年引退同人惜之願李杜鴻材考其服官纔數年耳
假令身居將相則次律而已矣鄭五而已矣而欲以千秋萬世之名匹李郭而齊姚
宋也得乎哉今先生獨解帶懸脫天張息人間一切俗吏之勞勞而優游文章之府
迴翔著作之林論述道德作爲文章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非其幸與屈放江南爰著
離騷荀廢蘭陵遂述禮樂書有一卷傳亦抵卿相貴然則天之所以待先生者不可
謂不厚哉先生曩者之言曰練材以爲弓博學以爲矢卓識以爲的奠而後發其至
矣乎然而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氣也者其載言以行之馬也與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
號而獨不見之參寥乎雖然猶有所待也夫斧斤不利雖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輶

策不强使造父御馬不能致十里筆不銛而加諸紙乎於是乎捫元天淪九淵纖入
蕺廣包珍彬然古之振奇之人然而規畫責之目雖嚴不威畫西施之貌雖美不愛
則無君形者存也古與今不同時胡與越不同俗而能使興往如答哀來引涕情之
不可以已也如是夫情至矣文生矣天帝何呀呀而笑山鬼何愀愀而泣乎而獨不
聞之乎戴晉人談兵乃說蝸牛徐無鬼勞王乃相狗馬一斗一石而能已荒主長夜
之飲趣其可以已乎七者具備矣自是勾奇於易窮響於詩踵武於書仰墨於春秋
伐材於爾雅三禮觀變於莊騷取例於旨左公穀是文之質也而尚非文之文也蓋
尤有難焉銳以剗乎棘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冥心滅斧拂其繁絕其縵屠其蔓蔓
而體潔予以攻乎嚮礪物生之難也吾射地而出穿乎堅鎗然有穿而力健純以鎗
乎膏冥駁冒辟師於中剗骨而洗髓不焚且婉而貌粹好以致乎閒臘者之有嬌脰
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霽汎汎如水中之鳧乎而態逸夫
如是是文之成也是子長之所以龍騰於漢京也是昌黎之所以虎視於三唐也是
歐蘇之所以鸞翥於趙宋也而黥汝以圭組劓汝以鼎鐘將烏乎遊於其樊哉今造
物者之果息黥補劓使先生乘成以墮黥子之後也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

矣吾亦不能言其所至矣而琬璵其心金玉其聲以光我下國而翼我子弟無疑也雲山迢遞相見無由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何日更得剪韭而論文也謹跋

募修白馬山傳經寺疏

劉榮黼

將使小頭陀托鉢於大檀越之門廣求布施則布施者十之一二曰不信僧將請大檀越入靈山覩紺宇廣求布施則布施者十之三四曰不信佛夫佛不可信則信儒僧不可信則信賢者吾滇之有傳忠壯公也功名節烈載在明史者所謂儒而賢者也傳經寺創建之始公實爲疏使僧持之以募布施其言曰富者施財貧者施力嗟乎此仁人之用心與夫仁人者不吝財不惜力固也然亦不佞佛不闢佛不袒僧不薄僧何也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並育不害並行不悖削髮披緇皆吾人顛連困苦而無告者仁人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豈爲已甚之事哉況佛之入中國也自漢迄今歷數千載矣其間佞者闢者袒者薄者何時蔑有而琳宮絳宇相望於道緇流法侶接踵於世雖屢廢屢興卒亦未嘗止熄則不佞佛可也不信佛不可不袒僧可也不信僧不可雖然亦有不可信者倡詭幻之說欺罔凡愚失如來之宗旨破清淨之律巧取金錢忘瞿曇之面目此則欲信之而實有所不可若傳經寺僧素稱持戒焚

修茲爲修廢計而募化布施則非不可信者况忠壯公之舊疏固在耶試持公之遺文與公之綽楔再登檀越之門並請入靈山而矚目焉將有信之深者布地黃金頃刻滿矣果非信佛信僧實信忠壯公之疏爲得仁人之用心也至於祥光馬蹄之說則非余所欲言故不復及

太華山詩紀序

薛紹濂

從來地以人著人以地傳有其地遇其人名山勝水之間情感於中興發於外往往揮松侯驅管城抒爲韻語以寫其磊落英多之想機趣洋溢之思然吉光片羽散見紛出求其稠網搜羅無有遺珠彙爲全集杳焉無之滇南太華連絡諸峰秀拔千尋總曰西山妙環昆海三百餘里山借水色水映山光雲鬟霧鬢煙靄沙鷗游泳浮沉天然圖畫可以擴胸襟滌塵心憑高遠望海闊天空恍然羽化而登仙洵省垣之大觀也自楊莊介張愈光諸賢遊憩賡和而山名益著匪惟滇士大夫縱目沿即古今名宦公餘暫駐騷人門客偶焉戾止莫不揚抗風雅載志乘紀野史其人不一厥詩實繁余於三十年前來省曾往登臨見巖閣樓台間煙雨爛爛珠璣錯落擲地有金石聲不禁觸景興懷竊欲撫桑硯展漆光分韻撚鬚因同人催迫忽忽而還竟未獲

着謝屐涉層崖通以旬日於風晨月夜領略全盡步前人諸什若李太白登華山落雁峰携謝朓驚人句搔首問青天者讀勉齋先生纂輯太華山詩紀上自名公巨卿下逮縉流布素旁搜宏採歷年三載都爲二集記成詩之歲月叙詩人之事實碧雞高峽羅漢進耳諸峯別險夷序洞穴爲太華更開生面捐書倡首壽之棗梨以公同好發微闡幽詳記誌所未詳補前人所不逮地既傳人亦因詩以傳弗使鴻博篇章與荒烟蔓草漸滅於風雨剝蝕之下厥功懋哉披閱一過覺水光山色恍然在目足以壯文人之臥遊而余數十年未了之志不於斯集暢遂也耶敬應先生之囑薰沐而序

喜聞過齋集叙

廖敦行

老友李復齋先生既歿之明年其子德憲哀集先生平生所爲詩古文辭編爲十二卷以授梓以余與先生知最深而交最篤也丐序于余余維先生之學躬行實踐處有守出有爲原不藉文而顯然先生之文即先生之行不於此時輯而存之後之人亦無由見先生之真而生其景仰之慕也吾滇不乏文學之彥然或以詩詞著或以經濟顯或以博雅稱未嘗不各有所得而昌明道學則自先生始先生年十七時得

張南軒陸富湖文集及朱子古文悉心研究嘆曰不如是不足以爲人也於是一言一行奉以爲的故能居仁由義動與道合孝友著於家庭忠信聞於鄉黨及其作令於山左也教養兼施視民如子廉能之聲孚於上下遂膺特擢由郡守監司以至廉訪循分盡職始終不變迨致歸里先生之年已七十餘矣尤復嚴立課程精研道德性命之旨所謂一息尙存此志不容稍懈者非耶嗚乎若先生者誠可謂反身爲己窮達一致者矣慨自學術之多歧也考据家遺其本而務其末詞章家獵其粗而棄其精間有從事於道者亦不過撫拾先儒之緒餘塗飾揣摩用以欺世而盜名究之心無所得行亦多僞則雖著等身之書自詡必傳而其言亦第如草木榮落之飄風鳥獸好音之悅耳也求如先生之言必顧行行不愧言者又可多得乎哉昔人謂韓歐因文見道周程張朱本道爲文今先生之作視周程諸子或亦不逮然取其文而讀之而道學自修之要行己接物之方爲政治民之道無不燦若列眉吾人立言亦求明體達用足以淑身善世而已非以誇多鬥靡爲也然則先生之文真即先生之行後之欲求先生之實者觀其文而先生可知矣而先生之子若孫乃能留意於此焉是亦繼述之大者也乃不辭而爲之序